

後漢書

黨錮

四十二

後漢書

四十三

袁紹列傳第六十四上

范曄 後漢書七十四上

袁紹傳 子譚

袁紹字本初汝南汝陽人司徒湯之孫父成

五官中郎將袁崇書曰紹司空逢之孽子出

字文開與梁冀結好言無不紹壯健好交結

從京師諺曰事不諧問文開大將軍梁冀以下莫不善之紹少為郎除濮

陽長遭母憂去官三年禮竟追感幼孤又行

父服史雄記曰九服闋徙居洛陽紹有姿貌



袁紹列傳第六十四上

范曄 後漢書七十四上

袁紹傳 子譚

袁紹字本初汝南汝陽人司徒湯之孫父成

五官中郎將後伯父成魏書亦同英雄記成

字文開與梁冀結好言無不紹壯健好交結

從京師諺曰事不諧問文開大將軍梁冀以下莫不善之紹少為郎除濮

陽長遭母憂去官三年禮竟追感幼孤又行

父服史雄記曰九服闋徙居洛陽紹有姿貌



威容愛士養名英雄誼曰紹不妄通賓客非

所歸加傾心折節莫不爭赴其庭士無貴賤

與之抗禮輜輶柴轂填接街陌說文曰輜車也鄭玄

侍趙忠言於省內曰袁本初坐作聲價好養

死士不知此兒終欲何作叔父太傅隗聞而

呼紹以忠言責之紹終不改後辟大將軍何

進掾為侍御史虎賁中郎將中平五年初置

西園八校尉以紹為佐軍校尉樂資山陽公

門蹇碩為上軍校尉虎賁中郎將表紹為中  
軍校尉屯騎校尉鮑鴻為下軍校尉議郎曹  
操為典軍校尉趙融為助軍左校尉馮芳為  
助軍右校尉諫議大夫夏牟為左校尉淳于  
夔為右校尉凡八人謂之西園軍靈帝崩紹  
皆統於碩此云佐軍與彼文不同

勸何進徵董卓等眾軍脅太后誅諸宦官轉

紹司隸校尉語已見何進傳及卓將兵至騎

都尉太山鮑信說紹曰魏書曰信太山陽平

愛人沉毅有謀說紹不從乃引軍還鄉里○  
劉成曰注按鮑信還鄉里安得引軍蓋軍當

軍字衍或云董卓擁制強兵將有異志今不早

圖必為所制及其新至疲勞襲之可禽也紹  
畏卓不敢發頃之卓議欲廢立謂紹曰天下  
之主宜得賢明每念靈帝令人憤毒毒恨也董  
侯似可今當立之紹曰今上富於春秋未有  
不善宜於天下若公違禮任情廢嫡立庶恐  
眾議未安卓按劍叱紹曰豎子敢然天下之  
事豈不在我我欲為之誰敢不從紹詭對曰  
此國之大事請出與太傅議之卓復言劉氏  
種不足復遺紹勃然曰天下健者豈惟董公

橫刀長揖徑出

英雄記曰紹揖卓去坐中驚愕卓新至見紹大家故不敢

懸節於上東門

洛陽城東面北頭門也山陽公載記曰卓以袁紹棄

節改第一葆為赤旄

而奔冀列董卓購募求紹時侍中

周瑛城門校尉伍瓊為卓所信待瓊等陰為

紹說卓曰夫廢立大事非常人所及袁紹不

達大體恐懼出奔非有它志今急購之勢必

為變袁氏樹恩四世門生故吏徧於天下若

收豪傑以聚徒眾英雄因之而起則山東非

公之有也不如赦之拜一郡守紹喜於免罪

必無患矣卓以為然乃遣授紹勃海太守封

邳鄉侯前書潁川有周承休侯國元帝紹猶

稱兼司隸初平元年紹遂以勃海起兵以從

弟後將軍術案文以當作與冀州牧韓馥馥

文節潁川人也豫州刺史孔伷兖州刺史劉岱陳留

太守張邈廣陵太守張超河内太守王匡山

陽太守袁遺東郡太守橋瑁英雄記曰引伷

也王匡字公節泰山人也袁遺字伯業紹從

弟術字公路汝南汝陽人也橋瑁字元瑋橋

玄族子先為兗州刺史甚有威濟北相鮑信

惠魏氏春秋云劉岱惡而殺之

等同時俱起衆各數萬以討卓為名紹與王

匡屯河内伷屯潁川馥屯鄴餘軍咸屯酸棗

約盟遙推紹為盟主紹自號車騎將軍領司

隸校尉董卓聞紹起山東乃誅紹叔父隗及

宗族在京師者盡滅之獻帝春秋曰太傅袁

兄卓使司隸宣璠尺口收之母及姊妹嬰孩

以上五十餘人下獄死卓別傳曰悉埋青城

門外東都門内而加書焉又恐卓乃遣大鴻

臚韓融少府陰循執金吾胡毋班將作大匠

吳循越騎校尉王瓌譬解紹等諸軍紹使王

匡殺班瓌吳循等

海內先賢傳曰韓融字元

陰循字元基南陽新野人也漢末名士錄曰

胡毋班字季友泰山人名在八廚謝承書曰

班王匡之妹夫匡受紹旨收班繫獄欲殺以

徇軍班與匡書略曰足下拘僕於獄欲以繫

鼓此何悖暴無道之甚者也僕與董卓何親

戚義豈同惡足下張虎狼之口吐長蛇之毒

患卓遷怒何其酷哉死者人之可難然取為

狂夫所害若亡者有靈當訴足下於皇天夫

婚姻者禍福之幾今日著矣曩為一體今為

血離土人二女則君之甥身沒之後慎勿令

臨僕尸骸匡得書抱班

二子哭班遂死於獄

袁術亦執殺陰循惟

韓融以名德免是時豪傑既多附紹且感其

家禍入思為報州郡蜂起莫不以袁氏為名

韓馥見入情歸紹忌方得衆

○劉放曰按方

字無義蓋是其

字恐將圖已常遣從事守紹門不聽發兵橋

瑁乃詐作三公移書傳驛州郡說董卓罪惡

天子危逼企望義兵以釋國難馥於是方聽

紹舉兵乃謀於衆曰助袁氏乎助董卓乎治

中劉惠勃然曰與兵為國安問袁董

日英雄記

惠中山人兗州刺史劉岱與其書道卓無道

天下所共攻死在旦暮不足為憂但卓死之

後當復回師討文節擁強兵何凶逆盜可得

置越書與馥馥得此大懼歸各子惠欲斬之

別駕從事耿武等排闥入子惠上頂并見斬

得不死作徒被赭衣掃除官門外○劉岱曰

注何凶逆按馥意猶深疑於紹每貶節軍糧

支何當作阿欲使離散明年馥將麴義反畔馥與戰失利

紹既恨馥乃與義相結紹客逢紀謂紹曰英

記日紀字元圖初紹去董卓與許攸及紀俱

諸冀州以紀聰達有計策甚親信之逢音靡夫舉大事非據一州無以自立今冀部強實

而韓馥庸才可密要公孫瓚將兵南下馥聞

必駭懼并遣辯士為陳禍福馥迫於倉卒必

可因據其位紹然之益親紀即以書與瓚瓚

遂引兵而至外託董卓劉攽曰按文少一

也字而陰謀襲馥紹乃使外甥陳留高幹及穎

川荀諲等魏志云諲荀或之弟說馥曰公孫瓚乘勝來

南而諸郡應之袁車騎引軍東向其意未可

量也竊為將軍危之馥懼曰然則為之柰何

諲曰君自料寬仁容眾為天下所附孰與袁

氏馥曰不如也臨危吐決智勇邁於人又孰

與袁氏馥曰不如也世布恩德天下家受其

惠又孰與袁氏馥曰不如也諲曰勃海雖郡

其實州也言土廣也今將軍負三不如之勢久處



其上袁氏一時之傑必舉為將軍下也且公  
孫提燕代之卒其鋒不可當夫冀列天下之  
重資若兩軍并力兵交城下危亡可立而待  
也夫袁氏將軍之舊且為同盟當今之計莫  
若舉冀列以讓袁氏必厚德將軍公孫瓚不  
能復與之爭矣是將軍有讓賢之名而身安  
泰山也願勿有疑馥素性恇性因然其計馥  
長史耿武別駕閔純騎都尉沮授聞而諫曰  
獻帝傳曰沮授廣平人少有大志多謀略英  
雄記曰耿武字文威閔純字伯典後袁紹至

性恇

馥從事十人棄馥去唯恐在後獨武絕杖  
刀拒兵不能禁紹後令田豐殺武二人  
冀州雖鄙帶甲百萬穀支十年袁紹孤客窮軍  
仰我鼻息譬如嬰兒在股掌之上絕其哺乳  
立可餓殺奈何欲以列與之馥曰吾袁氏故  
吏且才不如本初度德而讓古人所貴諸君  
獨何病焉先是馥從事趙浮程渙將強弩萬  
人屯孟津聞之率兵馳還請以拒紹馥又不  
聽英雉記曰紹在朝歌清水口浮等從後夾  
船數百艘衆萬餘人整其鼓過紹營紹  
甚惡之浮等到謂馥曰袁本初軍無斗糧各  
欲離散旬日之間必土崩瓦解將軍但閉

戶高枕何乃避位出居中常侍趙忠故舍遣  
憂何懼子送印綬以讓紹紹遂領冀列牧承制以馥  
為奮威將軍而無所將御引沮授為別駕因  
謂授曰今賊臣作亂朝廷遷移吾歷世受寵  
志竭力命興復漢室然齊桓非夷吾不能成  
羈句踐非范蠡無以存國今欲與卿戮力同  
心共安社稷將何以匡濟之乎授進曰將軍  
弱冠登朝播名海內值廢立之際忠義奮發  
單騎出奔董卓懷懼濟河而北勃海稽服音稽

啓 擁一郡之卒撮冀州之衆廣雅曰威陵河

朔名重天下若舉軍東向則黃巾可掃還討

黑山則張燕可滅黑山在今衛州衛縣西北

與燕合燕推牛角為神俱攻慶陶牛角為飛

矢所中被創且死大會其衆告曰必以燕為

帥牛角死衆奉燕故改性張性剽悍捷速過

人故軍中號曰飛燕故其後人衆浸廣常山

也回帥北首則公孫必禽震脅戎狄則匈奴

立定橫大河之北合四州之地四州見下叔英雄

之士擁百萬之衆迎大駕於長安復宗廟於

洛邑號令天下誅討未服以此爭鋒誰能禦  
之比及數年其功不難紹喜曰此吾心也左傳

秦伯曰是吾心也即表授為奮武將軍使監護諸將

魏郡審配鉅鹿田豐先賢行狀曰配字正南少忠烈慷慨有不可犯

之節紹領冀州委賸心之任豐字元皓天姿

瓌傑雄略多奇紹軍之敗也士崩奔北徒眾

略盡車拊皆撫膝而泣曰並以正直不得志

向使田豐在北不至於是

於韓馥紹乃以豐為別駕配為治中甚見器

任馥自懷猜懼辭紹索去英雄記曰紹以河

事漢先特為馥呵不禮內懷忿恨且欲邀迎

紹意擅發城郭兵圍守馥第拔刃登屋馥走

上樓收得馥大兒槌折兩脚紹亦立往依張

邈後紹遣使詣邈有所計議因共耳語馥時

在坐謂見圖謀無何如廁自殺九州春秋曰

刀自其冬公孫瓚大破黃巾還屯槃河爾雅

河鉤槃是其一也故河道在今德列昌威震

河北冀列諸城無不望風響應紹乃自擊之

瓚兵三萬列為方陳分突騎萬匹翼軍左右

其鋒甚銳紹先令麴義領精兵八百強弩千

張以為前登瓚輕其兵少縱騎騰之義兵伏

楯下一時同發瓚軍大敗斬其所置冀州刺

史嚴綱獲甲首千餘級翹義追至界橋春秋

日還屯廣宗界橋今貝州宗城縣東有古界

城此城近枯漳水則界橋蓋當在此之側也

瓚斂兵還戰義復破之遂到瓚營拔其牙門

真人水鏡經曰九軍始出立牙竿必令完堅

若有折將軍不利牙門旗竿軍之精也即周

禮司常職云軍旅餘衆皆走紹在後十數里

會同置旌門是也聞瓚已破發鞍息馬唯衛帳下強弩數十張

大戰士百許人瓚散兵二千餘騎卒至圍紹

數重射矢雨下田豐扶紹使却入空垣紹脫

兜鍪抵地曰大丈夫當前鬪死而反逃垣墻

閉邪促使諸弩競發多傷瓚騎衆不知是紹

頗稍引却會翹義來迎騎乃散退三年瓚又

遣兵至龍湊挑戰紹復擊破之瓚遂還幽列

不敢復出四年初天子遣太僕趙歧和解關

東使各罷兵瓚因此以書譬紹曰趙太僕以

周邵之德銜命來征宣揚朝恩示以和睦曠

若開雲見日何喜如之昔賈復寇恂爭相危

害遇世祖解紛遂同輿並出覺難既釋時人

美之自惟邊鄙得與將軍共同斯好此誠將  
軍之羞而瓚之願也紹於是引軍南還三月  
上巳大會賓徒於薄落津歷法三月建辰巳  
卯退除可以拂除  
災也韓詩曰溱與洧方沮洳兮薛君注云鄭  
國之俗三月上巳之辰雨水之上招魂續魄  
拂除不祥故詩人總與所說者俱往也酈元  
水經注曰漳水經鉅鹿故城西謂之落津續  
漢志瘿陶縣有薄落亭聞魏郡兵反與黑山賊于毒等  
數萬人共覆鄴城殺郡守管子曰齊桓公築  
五鹿中牟鄴以禦  
諸侯坐中客家在鄴者皆憂怖失色或起而啼  
泣紹容貌自若不改常度獻帝春秋曰紹觀  
督引滿投壺言笑

容貌賊有陶升者自號平漢將軍英雄記曰  
升故為內

黃小獨反諸賊將部眾踰西城入閉府門具

車重重輜載紹家及諸衣冠在列內者身自

扞衛送到并丘并丘縣屬鉅鹿郡故城在今  
相州城安縣東南十三州志

故曰并丘紹還因屯并丘以陶升為建義

中郎將六月紹乃出軍入朝歌鹿腸山蒼巖谷

口朝歌故城在今衛縣西續  
漢志曰朝歌有鹿腸山討于毒圍攻五

日破之斬毒及其眾萬餘級紹遂尋山北行

進擊諸賊左髡丈八等皆斬之又擊劉石青

牛角黃龍左校郭大賢李六目于氏根等復  
斬數萬級皆屠其屯壁遂與黑山賊張燕及  
四營屠各鴈門烏桓戰於常山燕精兵數萬  
騎數千匹連戰十餘日燕兵死傷雖多紹軍  
亦疲遂各退麴義自恃有功驕縱不軌紹召  
殺之而并其衆興平二年拜紹右將軍其冬  
車駕為李傕等所追於曹陽沮授說紹曰將  
軍累葉台輔世濟忠義今朝廷播越宗廟殘  
毀觀諸州郡雖外託義兵內實相圖未有憂

困

五

存社稷卹人之意且今州城粗定兵強士附  
西迎天駕即宮鄴都挾天子而令諸侯稽士  
馬以討不庭誰能禦之左傳周襄王出奔於  
鄭孤偃言於晉文公  
曰求諸侯莫如勤王諸侯信之且大義也繼  
文之業而信宣於諸侯今為可矣文公從之  
納襄王遂紹將從其計潁川郭圖淳于瓊曰  
成霸業九州春秋漢室陵遲為日久矣今欲興之不  
亦難乎且英雄並起各據列郡連徒聚眾動  
有萬計所謂秦失其鹿先得者王楚記日崩  
通日秦失  
其鹿天下共追之今迎天子勤輒表聞從之  
高才者先得焉

後漢書卷之四十二

則權輕違之則拒命非計之善者也授曰今  
迎朝廷於義為得於時為宜若不早定必有  
先之者焉夫權不失幾功不厭速願其圖之  
帝立既非紹意竟不能從紹有三子譚字顯  
思熙字顯雍尚字顯甫譚長而惠尚少而美  
紹後妻劉有寵而偏愛尚數稱於紹紹亦奇  
其姿容欲使傳嗣乃以譚繼兄後出為青列  
刺史沮授諫曰世稱萬人逐兔一人獲之貪  
者悉止分定故也慎子曰兔走於街百人追  
之貪人俱存人莫之非者

以免為未定分也積兔滿市過不能顧非不  
欲免也分定之後雖鄙不爭子思子商君書  
並載其且年均以賢德均則卜古之制也左  
詞略同

日王右無嫡則擇立長  
年鈞以德德鈞以下願上惟先代成則之

誠下思逐免分定之義若其不改禍始此矣

紹曰吾欲令諸子各據一列以視其能於是

以中子熙為幽州刺史外甥高幹為并州刺

史建安元年曹操迎天子都許乃下詔書於

紹責以地廣兵多而專自樹黨不聞勤王之

師而但擅相討伐紹上書曰臣聞昔有哀歎

則作敗

而霜隕淮南子曰鄒衍事燕惠王而哭五月天為降霜

悲哭而崩城者齊莊公攻莒為五乘之賓而

曰食汝生而無義死而無名則雖非五乘之賓而

不汝笑生而有義死而有名則五乘之實盡

汝下也及與莒戰梁遂聞殺二十七人而死

妻聞而哭城為之陷而隅為之崩見說苑

每讀其書謂為信然於今況之乃知妄作何

者臣出身為國破家立事至於懷忠獲釁抱

信見疑晝夜長吟剖肝泣血曾無崩城隕霜

之應故鄒衍杞婦何能感徹臣以負薪之資

負薪謂賤人也禮記曰問士之子長拔於陪

幼長曰能負薪矣幼曰未能負薪

隸之中陪重也左傳曰王臣公公臣卿卿臣

僚僚臣僕僕臣臺又曰是奉職憲臺擢授戎

無陪臺也陪隸猶陪臺校常侍張讓等滔亂天常侵奪朝威賊害忠

德扇動姦黨故大將軍何進忠國疾亂義心

赫怒以臣頗有一介之節可責以鷹犬之功

故授臣以督司謠臣以方略臣不敢畏憚強

禦避禍求福與進合圖事無違異忠策未盡  
而元帥受敗元帥謂太后被質宮室焚燒陞  
下聖德幼冲親遭危困時進既被害師徒喪



沮臣獨將家兵百餘人抽戈承明竦劍翼室

山陽公載記曰紹與王匡等并力入端門遂於承明堂上格殺中常侍高望等二人尚書

日延入翼室孔安國注翼明也室謂路寢虎叱群司奮擊凶醜曾

不浹辰罪人斯殄澆也左傳曰浹辰之此

誠愚臣致命之一驗也會董卓乘虛所圖不

軌臣父兄親從並當天位謂叔隗為太傅從兄基為太僕不

憚一室之禍苟惟寧國之義故遂解節出奔

創謀河外河外河南時卓方貪結外援招悅英豪

故即臣勃海申以軍號即謂就拜也山陽公載記曰董卓以紹為

前將軍封郡侯紹受侯不受前將軍則臣之與卓未有纖芥

之嫌若使苟欲滑泥揚波偷榮求利滑泥也楚詞滑

其泥揚其波則進以可享竊祿位退無門戶之患

然臣愚所守志無傾奪故遂引會英雄興師

百萬飲馬孟津歃血漳河獻帝春秋曰紹合冀州十郡守相衆

數十萬登壇歃血盟曰賊臣董卓承漢室之

微負兵甲之衆陵越帝城跨蹈王朝幽鳩太

后戮殺弘農提挈幼主越遷秦地殘害朝臣

斬刈忠良焚燒宮室蒸亂宮人發掘陵墓虐

及鬼神過惡烝皇天濁穢薰后土神祗怨恫

無所憑恃兆人泣血無所控告仁賢之士痛

心疾首義士奮發雲興霧合咸欲奉辭伐罪

躬行天討凡我同盟之後畢力致命以伐凶

醜同聳王室翼載天子有渝此盟神明是歿  
俾墜其師無克祚國○劉放日注凡我同盟  
之後按文當云同盟之人既盟會故冀州牧  
之後此盟書常文也誤脫四字  
韓馥懷俠逆謀欲專權勢絕臣軍糧不得踵  
係至使猶虜隳毒害及一門尊卑大小同日  
并戮鳥獸之情猶知號呼禮記曰凡生天地  
屬必有知有知之屬莫不知愛其類今見夫  
鳥獸則失喪其羣匹越月踰時焉則以反巡  
過其故鄉翔回焉鳴號焉踯躅焉踟躕焉然  
後乃能去之小者至於燕爵猶有啁噍之頃  
焉然後乃臣所以蕩然忘哀貌無隱戚者愛  
能去之誠以忠孝之節道不兩立顧私懷已不能

全功斯亦愚臣破家徇國之二驗也又黃巾  
十萬焚燒青兗黑山張楊蹈藉異域臣乃旋  
師奉辭伐畔金鼓未震狡敵知正故韓馥懷  
懼謝咎歸土張楊黑山同時乞降臣時輒承  
制竊比竇融以議郎曹操權領兗州牧竇融  
河五郡大將軍事以會公孫瓚師旅南馳陸  
梁統為武威太守掠北境臣即星駕席卷與瓚交鋒假天之威  
每戰輒克臣備公族子弟生長京輦頗聞俎  
豆不習干戈加自十祖先臣以來世作輔弼

咸以文德盡忠得免罪戾臣非與瓚角戎馬  
之勢爭戰陣之功者也誠以賊臣不誅春秋  
所貶也公羊傳曰趙盾不討賊也趙盾曰天  
乎子無辜史曰爾為仁為義人弑  
爾君而復國不討賊非弑如何苟云利國  
專之不疑左傳曰苟利社  
稷專之可也故冒踐霜雪不憚  
劬勤實庶一捷之福以立終身之功社稷未  
定臣誠恥之太僕趙歧命來征宣明陛下  
舍弘之施蠲除細故與下更新奉詔之日引  
師南轅左傳曰令尹南轅反  
施杜預曰回軍南向是臣畏怖天威

不敢怠慢之三驗也又臣所上將校率皆清  
英宿德今名顯達登鋒履刃死者過半勤恪  
之功不見書列而列郡牧守競盜聲名懷持  
一端優游顧望皆列土錫圭跨列連郡是以  
遠近狐疑議論紛錯者也臣聞守文之世德  
高者位尊倉卒之時功多者賞厚陛下播越  
非所洛邑之祀海內傷心志士憤惋是以忠  
臣肝腦塗地肌膚橫分而無悔心者義之所  
感故也今賞加無勞以攜有德也攜離  
杜黜忠

功以疑衆望斯豈腹心之遠圖將乃讒惠之

邪說使之然也臣爵為通侯位二千石殊恩

厚德臣既叨之豈敢關覬重禮以希彤弓茲

矢之命哉左氏傳曰王命尹氏策晉文公為

百茲弓十誠傷偏裨列校勤不見紀盡忠為

國翻成重愆斯蒙恬所以悲號於邊獄史記

亥遣使者殺蒙恬恬不肯死使者即以屬吏

繫於陽周恬唱然太息曰恬罪當死矣起臨

兆屬之遼東城萬餘里此其中不能無白起

獻款於杜郵也史記曰秦王免白起為士伍

乃使使者賜之劍自裁太傅日碑位為師保

任配東征而耗亂王命碑字翁叔馬融之族

子少傳融業以才學進歷位九卿遂登台輔

獻帝春秋曰日碑假節東征循撫州郡術在

壽春不肅王命侮慢日碑借節觀之因奪不

還從術求去而術不遣既以失節屈辱憂志

策以為謀主令臣骨肉兄弟還為讎敵交鋒

接刃構難滋甚臣雖欲釋甲投戈事不得已

誠恐陛下日月之明有所不照四聰之聽有所不聞乞下臣章咨之群賢使三槐九棘識

臣罪戾周官曰三槐三公位焉左九棘孤竹

鄭玄注曰槐之言懷也言懷來人於此欲與

赤心有若以臣今行權為覺則桓文當有誅

絕之刑齊桓晉文時周室弱諸侯不朝桓若

以眾不討賊為賢則趙者可無書弑之貶矣

臣雖小人志守一介若使得申明本心不愧

先帝則伏首歐力褰衣就鑊臣之願也惟陛

下垂尸鳩之平尸鳩鵠鵠也詩國風曰尸鳩

儀一兮毛萇注曰尸鳩之養其子且從上下

此絕邪諂之論無令愚臣結恨三泉三者數

言深也前書於是紹為太尉封鄴侯獻帝

曰使將作大匠孔融持節之鄴時曹操自為

大將軍紹恥為之下武帝以衛青征伐有功

以為大將軍欲尊寵之故置大司馬官號以

冠之其後霍光王鳳等皆然明帝以弟東平

王蒼有賢材以為驃騎大將軍以王故位公

上和帝以舅竇憲征匈奴還遷大將軍在公

上以勲戚者偽表辭不受操大懼乃讓位於

紹二年使將作大匠孔融持節拜紹大將軍

錫弓矢餼鉞虎賁百人禮舍文嘉曰九錫一

日車馬二日衣服

日樂器四曰朱戶五日納陛六日虎賁之  
百人七日賜斧鉞八日弓矢九日鉅鬯春秋元  
命苞日賜虎賁得專兼督冀青幽并四州然  
征伐賜斧鉞得誅也後受之紹每得紹書患有不便於已乃欲移  
天子自近使說操以許下埤埤亦下音婢涇洛陽  
殘破宜徙都甄城甄音綸○劉放日按以就  
全實操拒之田豐說紹曰徙都之言既不克  
從宜早圖許奉迎天子動託詔令響號海內  
此策之上者不爾終為人所禽雖悔無益也  
紹不從四年春擊公孫瓚遂定幽土事在瓚

傳紹既并四州之地眾數十萬而驕心轉盛  
貢御稀簡主簿耿包密白紹曰赤德衰盡袁  
為黃胤宜順天意獻帝春秋曰袁燁後黃以  
從民心紹以包白事示軍府僚屬議者以包  
妖妄宜誅紹知眾情未同不得已乃殺包以  
弭其迹於是簡精兵十萬騎萬匹欲出攻許  
以審配逢紀統軍事田豐荀諲及南陽許攸  
為謀主顏良文醜為將帥沮授進說曰近討  
公孫師出歷年百姓疲敝倉庫無積賦役方

殷此國之深憂也宜先遣使獻捷天子務農  
逸人若不得通乃表曹操隔我王路然後進  
屯黎陽漸營河南益作舟船繕修器械分遣  
精騎抄其邊鄙令彼不得安我取其逸如此  
可坐定也郭圖審配曰兵書之法十圍五攻  
敵則能戰十倍則圍之今以明公之神武連  
河朔之強眾以伐曹操其勢譬若覆手前書  
謂南越王曰越殺王今不特取後難圖也陸賈  
曰蓋救亂誅暴謂之義兵恃眾憑強謂之驕

兵義者無敵驕者先滅

前書魏相上書曰救

義者王敵加於已不得已而起者謂之應兵  
兵應者勝爭恨小故不勝憤怒者謂之忿兵  
兵忿者敗利人土地貨寶者謂之貪兵  
貪者破恃國家之大矜人庶之眾欲見威於敵  
者謂之驕兵  
兵驕者滅  
此非但人事乃天道也  
曹操奉迎天子建宮

許都今舉師南向於義則違且廟勝之策不

淮南子曰運籌於廟堂之外

曹操法令

既行士卒積練非公孫瓚坐受圍者也今棄

萬安之術而興無名之師

前書曰新城三老

昌逆傳者亡兵出無名事故  
不成音義曰有名伐有罪也

竊為公懼之圖

子主同者  
本有以六字

等曰武臣伐紂不為不義沉兵加曹操而云  
無名且今師徒精勇將士思奮而不及時早  
定大業所謂天與不取反受其咎史記范蠡曰  
天與不取反受其咎此越之所以霸兵之所以滅也監  
軍之計在於將軍而非見時知幾之變也紹  
納圖言圖等因是譖沮授曰授監統內外威  
震三軍若其浸盛何以制之史臣與主同者  
亡此黃石之所忌也臣與主同者權在於主也主與臣同者權在臣也黃石者即張良於下邳圯上所得者三略也圯音以之反○劉放曰注按文但當云臣

與主同者權在臣也誤出於  
主也主與臣同者權在十字  
且御衆於外不  
宜知內淮南子曰國不可從中御紹乃分授所統

為三都督使授及郭圖淳于瓊各典一軍未  
及行五年左將軍劉備殺徐州刺史車胄據  
沛以背曹操操懼乃自將征備田豐說紹曰  
與公爭天下者曹操也操今東擊劉備兵連  
未可卒解今舉軍而襲其後可一往而定兵  
以幾動斯其時也紹辭以子疾未得行豐舉  
杖擊地曰嗟乎事去矣夫遭難遇之幾而以



嬰兒病矣其會惜哉紹聞而怒之從此遂疏  
焉曹操畏紹過河乃急擊備遂破之備奔紹  
紹於是進軍攻許田豐以既失前幾不宜便  
行諫紹曰曹操既破劉備則許下非復空虛  
且操善用兵變化無方衆雖少未可輕也今  
不如久持之將軍據山河之固擁四州之衆  
外結英雄內修農戰然後簡其精銳分爲奇  
兵係予兵法曰九戰者以正合以奇勝乘虛  
迭出以擾河南救右則擊其左救左則擊其

右使敵疲於奔命人不得安業我未勞而彼  
已困不及三年可坐剋也今釋廟勝之策而  
決成敗於一戰若不知志悔無及也紹不從  
豐強諫忤紹紹以爲沮衆遂械繫之乃先宣  
檄曰蓋聞明主圖危以制變忠臣慮難以立  
權曩者強秦弱主趙高執柄專制朝命威福  
由已終有望夷之禍汙辱至今始皇崩胡亥

相胡亥夢白虎齧其左驂馬殺之心不樂問  
占夢卜涇水爲崇胡亥乃齋望夷宮趙高令  
其婿閻樂逼胡亥使自殺張華云望夷之宮  
在長陵西北長平觀東臨涇水作之以望北

夷事見史記及臻呂后祿產專政擅斷萬機決事

禁省下陵上替海內寒心於是絳侯朱虛興

威奮怒誅夷逆暴尊立太宗故能道化興隆

光明融顯此則大臣立權之明表也呂右專制以凡

子祿為趙王上將軍產為梁王相國各領南

北軍呂右崩欲為亂絳侯周勃朱虛侯劉章

等共誅之立文帝廟稱太宗左傳司空曹操

祖父騰故中常侍與左館徐璜並作妖孽餐

餐放橫傷化虛人貪財為餐貪食為父嵩乞

句攜養續漢志曰嵩字巨高靈帝時賣官嵩

曹騰傳及一三  
武帝紀注  
吳人化曹騰  
及一三騰  
子作騰非  
云黃初元年  
也尊嵩曰  
王帝

太尉魏志曰嵩騰養子莫能審其生山本末

曹騰傳及郭頌代語並云嵩夏侯氏子博之

叔父魏太祖於博為從因減買位輿金輦寶

父兄弟也句亦乞也

輸貨權門竊盜鼎司傾覆重器操姦閹遺醜

本無令慄德狡鋒俠好亂樂禍方言曰慄輕

少機警有權數而任俠放蕩不修行業鋒俠

言如其鋒之利也慄音方妙反或作割劫財

物也幕府董統鷹揚掃夷凶逆謂紹誅諸閹

斬續遇董卓侵官暴國左傳侵官冒也於是提劍揮

德標

參咨策略謂其鷹犬之才爪牙可任至乃愚

佻短魏志曰操引兵西將搃成車到榮陽亦傷夷折衄數喪師徒字書

輕也魏志曰操引兵西將搃成車到榮陽亦水遇卓將徐榮戰不利士卒死傷多操為派

矢所中西乘馬被創曹洪以馬幕府輒復分

與操得夜遁又為呂布所敗

兵命銳修完補輯表行東郡太守究列刺史

被以虎文續漢志曰虎賁將冠鵝冠虎文授

以偏師擊就威柄冀獲秦師一克之報秦穆公使

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伐鄭晉襄公敗諸穀

執孟明等文嬴請而舍之歸於秦穆公復用

孟明伐晉晉人不敢出而遂乘資跋扈肆行

封殺尸而還事見左傳

酷烈割剥元元殘賢害善太公金匱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今

海內陸沉於殷久矣故九江太守邊讓英才

何乃急於元元哉

儁逸以直言正色論不阿諂身被梟懸之戮

妻孥受灰滅之咎自是士林憤痛人怨天怒

一夫奮臂舉列同聲故躬破於徐方地奪於

呂布魏志曰陶謙為徐州牧操初征之下十

還過郊會張邈與陳宮畔迎呂布郡縣皆應

布西屯濮陽而操攻之布出兵戰操兵奔陣

亂馳突火出墜馬燒左手掌司彷徨東齋踏

馬樓異扶操上馬遂得引去

據無所幕府惟強幹弱枝之義且不登畔人

之黨石等以宋彭城畔蠶楚經書宋彭城傳

日非宋地追書也且不登故復援於擐甲席

畔人杜預注曰登成也故復援於擐甲席左傳曰擐甲執

卷赴征金鼓響震布眾破沮左傳曰擐甲執

貫也前書揚雄曰雲霧席卷後無餘災魏志

曰操襲定陶未技會布至擊破之布將薛蘭

李封屯鉅野操攻之布枝蘭敗布走布復與

陳宮將萬餘人乘戰操時其少設伏縱奇兵

擊大破之布夜拯其死亡之患復其方伯之

走東奔劉備任是則幕府無德於兗土而有天造於操也

左傳使呂相絕秦曰秦師克還無害則會後

是我有大造於西也杜預注曰造成也

變駕東反群虜亂政時冀列方有北鄙之警

匪遑離局北鄙之傲謂公孫瓚攻紹也左傳

局故使從事中郎徐勲就發遣操使繕修郊

廟翼衛幼主而便放志專行威劫省禁罪侮

王僚敗法亂紀坐召三臺專制朝政晉書曰

書為中臺御史為憲臺爵賞由心刑戮在口

謁者為外臺是謂三臺所愛光五宗所怨滅三族五宗謂上至高祖

族母族及孫三族謂父群談者受顯誅腹議者蒙隱戮大農

與張湯有隙人告與湯推異與客言詔令下

有不便者異不言微反屠湯遂奏異九卿見

道路以日周書曰賢哲鉗口小人鼓舌何休

注公羊傳曰鉗以木銜其口也鉗或作掛音

渠廉前書賈尚書記期會公卿充負品而已誼曰大

臣持以簿書不報期故太尉楊彪歷典二司

會之開以為大故元綱極位續漢書曰彪代董卓為司空又代

與術婚姻誣以欲圖廢操因睚眦被以非罪

董奏收下獄劾以大逆操因睚眦被以非罪

勞楚并兼五毒俱至獻帝春秋曰收彪下觸

情放憲不顧憲章又議即趙彥忠諫直言議

有可納故聖朝舍聽改容加錫操欲迷奪時

明杜絕言路擅收立殺不俟報聞又梁孝王

先帝母弟墳陵尊顯松柏桑梓猶宜恭肅操

率將吏士親臨發掘破棺裸屍掠取金寶至

令聖朝流涕士民傷懷前書曰孝文皇帝寶

武又署發立中郎將摸金校尉所過毀突無

骸不露身處三公之官而行桀虜之態汙國

虐民毒施入鬼加其細政苛慘科防互設矰

繳充蹊阮穿塞路舉手挂網羅動足蹈機塹

是以充豫有無聊之人帝都有呼嗟之怨管

曰天下無道人在爵歷觀古今書籍所載貪

位者皆不自聊生

後漢書卷之四

二

殘虐烈無道之臣於操為甚莫府方詰外姦

未及整訓加意含覆冀可彌縫左傳曰彌縫

日彌縫而操豺狼野心潛包禍謀左傳曰楚

猶補合生子越椒令尹子文曰必殺之是子也熊虎

之狀而豺狼之聲弗殺必滅若敖氏諺曰狼

子野心是乃狼也其可畜乎乃欲撓折棟梁孤弱漢室周

棟撓之凶不除忠害善專為梟雄往歲伐鼓

北征討公孫瓚強禦桀逆拒圍一年操因其

未破陰交書命欲託助王帥以見掩襲故引

兵造河方舟北濟會行人發露瓚亦梟夷故

使鋒芒挫縮厥圖不果屯據敖倉阻河為固

獻帝春秋曰操引軍造河託言助紹實圍龍

鄴以為瓚援會瓚破滅紹亦覺之以軍退也

宇敖乃欲運螳螂之斧禦隆車之隊韓詩外

倉莊公獵有螳螂舉足將持其輪問其御曰此

何蟲對曰此螳螂也此蟲知進而不知退不

量其力而輕就敵公曰此為天下勇士矣迴

車避之勇士歸焉亦見淮南子又莊子曰螳

螂怒臂以當車轍不知其不勝任也遂道也幕府奉漢威靈折衝

宇宙長戟百萬胡騎千群奮中黃育獲之士

尸子曰黃伯曰我左執太行之獲右執彫虎

唯象未試史記范雎說秦昭王烏獲任鄙之

力慶及夏育之勇也○劉放曰注騁良弓勁

弩之勢

文子曰狡兔得而鹿犬烹高鳥盡而良弓藏史記蘇秦說韓王曰天一之

強弓勁弩皆從韓出

并州越太行

紹甥高幹為并州刺史故言越太行山而

來青州涉濟漯

紹長子譚為青州刺史濟漯二水名在今齊州界漯音他

反大軍汎黃河以角其前荆州下宛葉而擣

其後

賈逵注國語曰從後牽曰擣音居蟻反左傳曰晉人角之諸戎擣之是也荆州

謂劉表也與紹

雷震虎步並集虜廷若舉炎

火以焚飛蓬

楚詞曰離憂患而乃

覆滄海而

注燹炭

黃石公三略曰夫以義而討不義若決河而沉熒火其剋必也

有何

不消滅者哉當今漢道陵遲網弛網絕操以

精兵七百圍守宮闕外稱陪衛內以拘質懼

篡逆之禍因斯而作乃忠臣肝腦塗地之秋

烈士立功之會也可不勗哉

據陳琳集此檄陳琳之詞也魏

志曰琳字孔璋廣陵人避難冀州表紹使典

文章紹敗歸太祖太祖謂曰卿昔為李初移

書但可罪狀孤而已惡惡止其身何乃上及

父祖邪琳謝罪太祖愛其才而不咎也流俗

本此下有陳琳

乃先遣顏良攻曹操別將劉

延於白馬

白馬縣屬東郡今滑州

紹自引兵

至黎陽沮授臨行會其宗族散資財以與之  
曰勢存則威無不加勢亡則不保一身哀哉

其弟宗曰曹操士馬不敵君何懼焉授曰以  
曹充列之明略又挾天子以為資我雖剋伯  
珪眾實疲敝而主驕將怵軍之破敗在此舉  
矣楊雄有言六國蚩蚩為羸弱姬今之謂乎  
法言之文也羸秦姓也姬周姓方言蚩恃  
也六國恃惑侵弱周室終為秦所併也曹  
操遂救劉延擊顏良斬之蜀志曰曹公使張  
遼及關羽為先鋒  
羽望見良麾蓋策馬刺良萬眾之中紹乃度  
河壁延津南灑元水經注曰漢孝文時河決  
酸棗東饋金堤大發卒塞之武  
帝作甄子之歌皆謂此口也又東北謂之沮  
延津杜預注左傳陳留酸棗縣北有延津

授臨船歎曰上盈其志下務其功悠悠黃河  
吾其濟乎遂以疾退紹不許而意恨之復省  
其所部并屬郭圖紹使劉備文醜挑戰曹操  
又擊破之斬文醜再戰而禽二將紹軍中大  
震操還屯官度官度在今鄭州中牟縣北鄭  
元水經云荎蕩渠經曹公壘  
北有高臺謂之官度臺在中牟臺紹進保陽武今鄭  
中牟城北俗謂之中牟臺  
沮授又說紹曰北兵雖眾而勁果不及南  
軍南軍穀少而資儲不如北南幸於急戰北  
利在緩師宜徐持久曠以日月紹不從連營



稍前漸逼官度遂合戰操軍不利魏志曰連

依沙堤東西數十里為屯操亦分營與相當復還堅壁紹為高櫓

起土山射營中釋名曰樓櫓者露上無覆屋也今官度臺北土山櫓在臺

之東紹舊營遺基並存焉皆蒙楯而行楯今之旁排也揚

負羽獻帝春秋日紹令軍中各持三尺繩曹操誠禽但當縛之○劉放日注誠按文當作

成操乃發石車擊紹樓皆破軍中呼曰霹靂

車以其發石聲烈震呼為霹靂紹為地道欲

襲操操輒於內為長漸以拒之又遣奇兵襲

紹運車大破之盡焚其穀食相持百餘日河

石車一名拋車也

南人疲困多畔應紹紹遣淳于瓊等將兵萬

餘人北迎糧運沮授說紹可遣蔣奇別為支

軍於表以絕曹操之鈔以支軍為表紹不從許

攸進曰曹操兵少而悉師拒我許下餘守勢

必空弱若分遣輕軍星行掩襲許拔則操為

成禽劉放日按文為成不須並出蓋多為字如其未潰可令首

尾奔命破之必也紹又不能用會攸家犯法

審配收繫之攸不得志遂奔曹操而說使襲

取淳于瓊等瓊等時宿在烏巢烏巢地名在滑州酸棗城

東去紹軍四十里操自將步騎五千人夜往

攻破瓊等悉斬之曹瞞傳曰公聞許攸來踉

大喜乃選精銳步騎皆執表軍旗幟銜枚縛

馬口夜從間道出人把束薪所歷道問者語

之日去公恐曹操鈿掠後軍還兵以各備問

者信以為然既至圍中大火營中驚亂大

破之盡燔其糧穀寶貨斬督將睢元進等割

得將軍淳于仲簡鼻殺士卒千餘人皆取鼻

牛馬割唇舌以示初紹聞操擊瓊謂長子譚

紹軍將士皆惶懼曰就操破瓊吾拔其營彼固無所歸矣乃使

高覽張郃等攻操營不下魏志曰張郃字儁

說紹曰曹公精兵往必破瓊等則事去矣郭

圖曰郃計非也不如攻其本營郃曰曹公營

固攻之必不拔若瓊等見禽吾屬盡為虜矣

紹但遣輕騎救瓊而以重兵攻太祖營不能

下太祖果破瓊等紹軍潰圖斬二將聞瓊等

又更謂郃快軍敗郃懼歸太祖敗遂奔操於是紹軍驚擾大潰紹與譚等幅

巾乘馬與八百騎度河至黎陽北岸入其將軍蔣義渠營至帳下把其手曰孤以首領相付矣義渠避帳而處之使宣令焉眾聞紹在稍復集餘眾偽降曹操盡阮之前後所殺八萬人沮授為操軍所執乃大呼曰授不降也為所執耳操見授謂曰分野殊異遂用圯絕

不圖今日乃相得也授對曰冀列失策自取  
奔北授知力俱困宜其見禽操曰本初無謀  
不相用計今喪亂過紀國家未定十二年方  
當與君圖之授曰叔父母弟懸命袁氏若蒙  
公靈速死為福操歎曰孤早相得天下不足  
慮也遂赦而厚遇焉授尋謀歸袁氏乃誅之  
紹外寬雅有局度憂喜不形於色而性矜懷  
自高多音平短於從善故至於敗及軍還或  
謂田豐曰君必見重豐曰公貌寬而內忌不

亮吾忠而吾數以至言逆之若勝而喜必能  
救我戰敗而怨內忌將發若軍出有利當蒙  
全耳今既敗矣吾不望生紹還曰吾不用田  
豐言果為所笑遂殺之先賢行狀曰紹謂逢  
敗皆當念吾唯田別駕前諫止吾與眾不同  
吾亦慙之紀復曰豐聞將軍之退拍手大笑  
喜其言之中也紹於是有害豐之意初太祖  
聞豐不從我喜曰紹必敗矣及紹奔適復曰  
向使紹用其別駕官度之敗審配二子為曹  
操所禽孟岱與配有隙因蔣奇言於紹曰配  
在位專政族大兵強且二子在南必懷反畔

郭圖辛評亦為然○割放回按紹遂以佻為

監軍代配守鄴護軍逢紀與配不睦日英雄記

任用與紀不睦辛評郭圖皆紹以問之紀對

曰配天性烈直每所言行慕古人之節不以

二子在南為不義也公勿疑之紹曰君不惡

之邪紀曰先所爭者私情今欲陳者國事紹

曰善乃不廢配配由是更協冀州城邑多畔

紹復擊定之自軍敗後發病七年夏薨魏志

自軍破後發病歐血死獻帝春秋日紹為人

政寬百姓德之河北七女莫不傷悲市巷揮

淚如或喪親典論曰袁紹妻劉氏性酷妒紹

死僵尸未殯寵妾五人盡殺之為死者有知

當復見紹於地下乃髡頭墨面以未及定嗣

逢紀審配宿以驕侈為譚所病辛評郭圖皆

比於譚而與配紀有隙眾以譚長欲立之配

等恐譚立而評等為害遂矯紹遺命奉尚為

嗣

袁紹列傳第六十四上

張集校正

袁紹劉表列傳第六十四下  
范曄 後漢書七十四  
留審配守鄴自將助譚與操相拒於黎陽自  
九月至明年二月大戰城下  
譚尚敗退操將圍之乃

袁紹劉表列傳第六十四下

范曄 後漢書七十四

袁紹 子譚傳

譚自稱車騎將軍出軍黎陽尚少與其兵而  
使逢紀隨之譚求益兵審配等又議不與譚  
怒殺逢紀曹操度河攻譚譚告急於尚尚乃  
留審配守鄴自將助譚與操相拒於黎陽自  
九月至明年二月大戰城下  
譚尚敗退操將圍之乃

譚城城南又有一城  
是曹公攻譚之所築  
譚尚敗退操將圍之乃

夜遁還鄴操進軍尚逆擊破操軍還許譚  
謂尚曰我鎧甲不精故前為曹操所敗今操  
軍退入懷歸志及其未濟出兵掩之可令大  
潰此策不可失也尚疑而不許既不益兵又  
不易甲譚大怒郭圖辛評因此謂譚曰使先  
公出將軍為兄後者皆是審配之所構也譚  
然之遂引兵攻尚戰於外門郭郭譚敗乃引  
兵還南皮南皮今滄州縣也章武別駕王脩  
率吏人自青州往救譚譚還欲更攻尚問脩

曰計將安出脩曰兄弟者左右手也譬人將  
鬪而斷其右手曰我必勝若如是者可乎夫  
棄兄弟而不親天下其誰親之屬有讒人交  
鬪其閒以求一朝之利願塞耳勿聽也若斬  
佞臣數人復相親睦以御四方可橫行於天  
下譚不從尚復自將攻譚譚戰大敗嬰城固  
守前書蒯通曰必將嬰城固守尚圍之急譚  
奔平原而遣穎川辛毗詣曹操請救魏志曰  
川陽翟人也譚使毗詣太祖求和毗見太祖  
致譚意太祖悅謂毗曰譚可信尚必可克不

明對曰明公無問信與詐也直言當論其勢  
耳袁氏李兄弟相伐非謂他人能間其間乃  
謂天下可定於已也一旦求救於明公此可  
知也○劉放日注直言當論其勢耳按文多  
一言  
劉表以書諫譚曰天降災害禍難殷流  
初交殊族卒成同盟使王室震蕩彝倫攸斁  
左傳曰震蕩播越書曰彝倫攸斁是以智達  
之士莫不痛心入骨傷時人不能相忍也然  
孤與大公志同願等言大公者尊雖楚魏絕  
邈山河迥遠楚荆州也魏冀州也戮力乃心共繫王室  
左傳曰同好惡繫王室杜預曰繫助也使非族不至吾盟異類

不絕吾好此孤與大公無貳之所致也功績  
未卒大公殂殞賢胤承統以繼洪業宜奔世  
之德履不顯之祚奔重也國語摧嚴敵於鄴  
都揚休烈於朔土顧定疆宇虎視河外凡我  
同盟莫不景附何悟青蠅飛於竿旌無忌游  
於二壘詩小雅曰營營青蠅止于榛藪人罔  
平王為太子建少傅無寵於太子日夜讒太  
子於王欲誅太子太子亡奔宋左傳作無極  
竿旌二壘者使股肱分成二體匈膺絕為異  
謂譚尚也  
身初聞此問尚謂不然定聞信來乃知闕伯

實沉之忿已成棄親即讎之計已決

左傳子產曰高

辛氏有二子伯曰闕伯季曰實沉居於曠林不相能也日尋干戈以相征討

旃旃

交於中原暴尸累於城下聞之哽咽若存若

亡昔三王五伯下及戰國君臣相弑父子相

殺兄弟相殘親戚相滅蓋時有之然或欲以

成王業

若周公誅管蔡之類

或欲以定霸功

若齊桓公殺子糾也

皆所謂逆取順守而微富強於一世也未有

棄親即異兀其根本而能全於長世者也昔

齊襄公報九世之讎

公羊傳曰紀侯大去其國大去者何滅之也孰

滅之也齊滅之曷為不言齊滅之為襄公諱

也春秋為賢者諱何賢於襄公復讎也何讎

爾遠祖也哀公烹於周配侯譜之遠祖者幾

代九代矣史記曰紀侯譜齊哀公於周周夷

王烹哀公其弟靖立是為胡公弟獻公立子

武公立子厲公立子文公立子成公立子莊

公立子釐公立子襄公八年士匄卒荀偃之

紀遷去其邑是為九代也

事是故春秋美其義君子稱其信夫伯游之

恨於齊未若太公之忿於曹也宣子之臣承

業未若仁君之繼統也

荀偃晉大夫也左傳曰荀偃將中軍士匄

佐之伐齊濟河病日出及卒而視不可言樂

盈曰其為未卒事於齊故也士匄撫之曰主

苟偃字也宜子即士匄也士匄之子士會之

後漢書卷之四



孫且君子違難不適讎國交絕不出惡聲左

日公山不狃曰君子違難不適讎國杜預曰

違奔亡也史記樂毅遺燕惠王書曰臣聞古

之君子交絕不出惡聲絕沉忘先人之讎棄親戚之好而

為萬世之戒遺同盟之恥哉蠻夷戎狄將有

誚讓之言況我族類而不痛心邪夫欲立行

帛於當時全宗祀於一世豈宜同生分謗爭

校得失乎若冀列有不弟之傲左傳曰段不

無慙順之節仁君當降志辱身以濟事為務

事定之復使天下平其曲直不亦為高義邪

後

今仁君見憎於夫人未若鄭莊之於姜氏昆

弟之嫌未若重華之於象敖然莊公卒崇大

隧之樂象敖終受有鼻之封願捐棄百病追

攝舊義復為母子昆弟如初鄭武公娶於申

及叔段莊公寤生驚姜氏遂惡之愛叔段欲

立之武公弗許及莊公立姜氏為諱京使居

之段縶甲兵將襲鄭夫人將啓之許公遂寘

姜氏於城穎而誓之曰不及黃泉無相見也

既而悔之諷考叔曰君何患焉若闕地及泉

隧而相見其誰曰不然從之公入而賦大隧

之中其樂也融融姜出而賦大隧之外其樂

後

象為諸侯孟子曰象至不仁封諸有鼻仁人之於其弟也不截怒焉不宿怨焉親受之而已矣鼻國在永州營道縣北今猶謂之鼻亭今整勒士馬瞻望鵠立又與尚書諫之並不從魏氏春秋載表遺尚書曰知變起辛郭禍結同生追闕伯實沉之蹤忘棠棣死喪之義親尋干戈僵尸流血聞之哽咽若存若亡昔軒轅有涿鹿之戰周公商奄之師皆所以翦除穢害而定王業非疆弱之辜喜怒之念也故雖滅親不尤誅兄不傷今二君初承洪業纂繫前軌進有國家傾危之慮退有先公遺恨之負當唯曹是務唯國是康何者金木水火剛柔相濟然後剋得其和能為人用今青州天性峭急迷於曲直仁君度數弘廣綽然有餘當以大苞小以優容劣先除曹操以平先公之恨事定之後乃議曲直之評不亦善乎若留神遠圖克已復禮當振旅長

驅共將王室若迷而不反遵而無改則胡夷將有誦讓之言況我同盟復能戮力仁君之役哉此韓盧秉郭自困於前而遺田父之獲者也憤躍鶴望冀聞和同之聲若其泰也則袁族其與漢外降乎如其否也則同盟永無望矣表二書並見王粲集

曹操遂

還救譚十月至黎陽尚聞操度河乃釋平原

還鄴尚將呂曠高翔畔歸曹氏譚復陰列將

軍印以假曠翔操知譚詐乃以子整娉譚女

以安之魏志曰整建安二十二年封鄆侯二十三年薨無子黃初二年追進爵謚

公日戴而引軍還九年三月尚使審配守鄴復

攻譚於平原配獻書於譚曰配聞良藥苦口

而利於病忠言逆耳而便於行孔子家語曰

行利於願將軍緩心抑怒終省愚辭蓋春秋之

義國君死社稷忠臣死君命左傳晏嬰曰君

之為社稷亡則土之又晉解揚曰受命荀圖

以出有死無隕死而成命臣之祿也

危宗廟剝亂國家親踈一也左傳曰天是以

周公垂涕以斃管蔡之獄左傳曰鄭子太叔

蔡叔夫豈不愛王室故也季友獻欵而行叔牙之誅公羊

公予牙卒何以不稱弟殺也為季子諱殺也

莊公病叔牙曰魯一生一及君以知之慶父

存也季子曰夫何敢是將為亂和藥而飲之

曰公予從吾言而飲此則可以無為天下戮

矣必有後於魯國誅不避兄弟君臣之義也

○劉歆曰注慶父存也按公羊云慶父也存

何則義重人輕事不獲已故也昔先公廢黜

將軍以續賢兄立我將軍以為嫡嗣上告祖

靈下書譜牒海內遠近誰不備聞何意凶臣

郭圖妄畫蛇足戰國策曰楚有祠者賜其舍

不足一人飲之有餘請各畫地為蛇先成者

飲酒一人飲先成引酒且飲乃左手持酒右

手畫蛇曰吾能為之足未成一人蛇成奪其

危曰蛇固無足予安能為足遂飲酒為蛇足

者終亡其酒曲辭諂媚交亂懿親至令將軍忘孝

友之仁襲闕沉之迹放兵鈔突屠城殺吏寬

後漢書卷六十四

魂痛於幽冥，創痍被於草棘。又乃圖獲鄴城，許賞賜，秦胡其財物，婦女豫有分數。又云：孤雖有老母，趣使身體完具而已。聞此言者，莫不悼心揮涕，使太夫人憂哀憤隔。我州君臣，監寐悲歎，誠拱默以聽，執事之圖，則懼違春秋死命之節。詒太夫人不測之患，損先公不世之業。我將軍辭不獲命，以及館陶之役。遺論也。不世猶言非常也。獻帝春秋曰：譚尚遂尋于戈以相征討。譚軍不利，保于平原。尚乃軍于館陶，譚擊之，敗尚走。保險譚追攻之，尚設奇伏，大破譚軍，僵屍流血，不可勝計。譚走還。

平原伏惟將軍至孝，蒸蒸發於歧嶷，友于之性，生於自然。章之以聰明，行之以敏達，覽古今之舉措，觀興敗之徵符，輕榮財於糞土，貴名高於丘岳，何意奄然迷沉，墮賢哲之操。音許規反積怨肆忿，取破家之禍，翹企延頸，待望讎敵，委慈親於虎狼之牙，以逞一朝之志，豈不痛哉！若乃天啓尊心，革圖易慮，則我將軍匍匐悲號於將軍股掌之上，配等亦當敷躬布體，以聽斧鑕之刑。如又不悛，禍將及之，願熟

詳吉凶以賜環玦孫卿子曰絕人以環譚不納曹

操因此進攻鄴審配將馮札為內應開突門

內操兵三百餘人墨子備突篇曰城百步一突門突門用車附輪以木

束之塗其上維置突門內度門廣狹之令人

入門四尺中置塞突門旁為橐杵竈狀又置

艾冠即入下輪而配覺之從城上以大石擊

塞之鼓橐薰之也門閉入者皆死操乃鑿衝圍城周回四十

里初令洩示若可越配望見笑而不出爭利

操一夜濬之廣深二丈引漳水以灌之自五月至八月城中餓死者過半尚聞鄴急將軍

萬餘人還救城操逆擊破之尚走依曲漳為

營漳水操復圍之未合尚懼遣陰夔陳琳求

降不聽尚還走藍口相州安陽縣界有藍蓋山與鄴相近蓋藍山之

操復進急圍之尚將馬延等臨陣降衆大

潰尚奔中山盡收其輜重得尚印綬節鉞及

衣物以示城中城中崩沮審配令士卒曰堅

守死戰操軍疲矣幽州方至何憂無主操出

行圍配伏弩射之幾中樂音祈中以其兄子

榮為東門校尉榮夜開門內操兵配拒戰城

中生獲配操謂配曰吾近行圍弩何多也配曰猶恨其少操曰卿忠於袁氏亦自不得爾意欲活之配意氣壯烈終無撓辭見者莫不歎息遂斬之先賢行狀曰是日先縛配將其頭罵之曰奴汝今日真死矣配顧曰狗輩由汝曹破冀列恨不得殺汝太相既有活配配無撓辭辛毗等號哭不已乃叔之全尚母子還其財寶高幹以并州降復為刺史曹操之圍鄴也譚復背之因略取甘陵安平勃海河間攻尚於中山尚敗走故安從熙而譚悉收其眾還屯

龍湊十二月曹操討譚軍其門譚夜遁奔南皮臨清河而屯明年正月急攻之譚欲出戰軍未合而破譚被髮驅馳追者意非恒人趨奔之趨音促譚墮馬顧曰咄兒過我我能富貴汝言未絕口頭已斷地於是斬郭圖等戮其妻子熙尚為其將焦觸張南所攻奔遼西烏桓觸自號幽州刺史驅率諸郡太守令長背袁向曹陳兵數萬殺白馬盟今日違者斬眾莫敢仰視各以次軟至別駕代郡韓珩珩音行

曰吾受袁公父子厚恩今其破亡智不能救  
勇不能死於義闕矣若乃北面曹氏所不能  
為也一坐為珩失色觸曰夫舉大事當立大  
義事之濟否不待一人可卒珩志以厲事君  
先賢行狀曰珩字子佩代郡人清粹有雅量少喪父母奉養兄姊宗族稱悌也曹操  
聞珩節甚高之屢辟不至卒於家高幹復叛  
執上黨太守舉兵守壺口關潞州上黨縣有壺山口因其險  
而置十一年曹操自征幹幹乃留其將守城  
自詣匈奴求救不得獨與數騎亡欲南奔荆

州上洛都尉捕斬之

典論曰上洛都尉王琰獲高幹以功封侯其妻

哭於室以為琰富貴將更娶妾媵故也

十二年曹操征遼西擊

烏桓尚熙與烏桓逆操軍戰敗走乃與親兵  
數千人奔公孫康於遼東尚有勇力先與熙  
謀曰今到遼東康必見我我獨為兄未擊之  
且據其郡猶可以自廣也康亦心規取尚以  
為功乃先置精勇於廐中然後請尚熙疑  
不欲進尚彊之遂與俱入未及坐康叱伏其  
禽之坐於凍地尚謂康曰未死之間寒不可

恐可相與席康曰卿頭顱方行萬里何席之  
為遂斬首送之康遼東人父度初避吏為玄  
兔小吏稍仕○劉欽曰玄兔按郡名皆作菟中平元年還為  
本郡守在職敢殺伐郡中名豪與已夙無恩  
者遂誅滅百餘家因東擊高句驪西攻烏桓  
威行海畔時王室方亂度恃其地遠陰獨懷  
幸會襄平社生大石丈餘下有三小石為足  
度以為已瑞襄平縣屬遼東郡故城在今平  
延里社生大石或謂度曰此漢宣帝冠石祥  
也里名與先君同社主土地明當有土地有

三公輔也初平元年乃分遼東為遼西中遼  
度益喜郡並置太守越海牧東萊諸縣為營州刺史  
為所自立為遼東侯平州牧追封父延為建  
置也義侯立漢二祖廟承制設壇墠於襄平城南  
郊祀天地藉田理兵乘鸞輅九旒旄頭羽騎  
建安九年司空曹操表為奮威將軍封永寧  
鄉侯度死康嗣故遂據遼土焉

劉表傳

劉表字景升山陽高平人魯恭王之後也恭



名餘 身長八尺餘姿貌過偉與同郡張儉

等俱被訕議號為八顧詔書捕案黨人表亡

走得免黨禁解辟大將軍何進掾初平元年

長沙太守孫堅殺荆州刺史王督王氏譜曰督字通耀

晉太保祥之伯父也吳錄曰敵見執驚曰我何罪堅曰坐無所知敵窮迫刳金飲之而死

詔書以表為荆列刺史時江南宗賊大盛宗黨

共為 又袁術阻兵屯魯陽表不能得至乃單

馬入宜城宜城縣屬南郡本鄢請南部人崩

越襄陽人蔡瑁與共謀畫魏傳子曰越字異度

荀彧書曰不喜得 表謂越曰宗賊雖盛而眾

不附袁術因之禍必至矣吾欲徵兵恐不能

集其策焉出對曰理平者先仁義理亂者先

權謀兵不在多貴乎得入袁術驕而無謀宗

賊率多貪暴越有所素養者使人示之以利

必持衆來使君誅其無道弛其財用威德既

行襁負而至矣矣兵集眾附南據江陵北守襄

陽荆州八郡漢官儀曰荆州管長沙零陵

是傳檄而定公路雖至無能為也表曰善

施

乃使越遣人誘宗賊帥至者十五人皆斬之而襲取其衆唯江夏賊張虎陳坐擁兵據襄陽城表使越與龐季往譬之乃降江南悉平諸守令聞表威名多解印綬去表遂理兵襄陽以觀時變袁術與其從兄紹有隙而紹與表相結故術共孫堅合從襲表表敗堅遂圍襄陽會表將黃祖救至堅爲流箭所中死餘衆退走典略曰劉表夜遣將黃祖潛出兵堅逆與戰祖敗走竄峴山中堅乘勝夜追祖祖部兵從竹木間射堅殺之英雄記劉表將古介將兵緣山向堅堅輕騎尋山計介

介下兵射中堅頭應時物故與此不同及李傕等入長安冬表

遣使奉貢惟以表爲鎮南將軍荆州牧封成武侯假節以爲已接建安元年驃騎將軍張濟自關中走南陽因攻穰城中飛矢而死荆州官屬皆賀表曰濟以窮來主人無禮至於交鋒此非牧意牧受弔不受賀也使入納其

衆衆聞之喜遂皆服從獻帝春秋曰濟引衆入荆州賈詡隨之歸

劉表襄陽城守不受濟因攻之爲流矢所中濟從子繡收衆而退劉表自責以爲已無賓主禮遣使招繡繡遂三年長沙太守張羨率

屯襄陽爲表比藩

零陵桂陽三郡畔表表遣兵攻圍破羨平之

英雄記曰張羨南陽人先作零陵桂陽守甚得江湘閒心然性屈疆不順表薄其為人不甚禮也羨因是

懷恨遂畔表於是開土遂廣南接五嶺裴廣列記云大庾始安臨賀桂陽揭陽是謂五嶺鄧德明南康記曰大庾一也桂陽甲騎二也九真都龐三也臨賀萌

渚四也始安越城五也北據漢川地方數

千里帶甲十餘萬初荆州人情好擾加四方

駭震寇賊相扇處處糜沸表招誘有方威懷

兼洽其姦猾宿賊更為效用萬里肅清大小

咸悅而服之關西兗豫學士歸者蓋有千數

表安慰賑贍皆得資全遂起立學校博求儒

術綦母闔宋忠等闔音開撰立五經章句謂之

後定愛民養士從容自保及曹操與袁紹相

持於官度紹遣人求助表許之不至亦不援

曹操且欲觀天下之變從事中郎南陽韓嵩

先賢行狀曰嵩字德高義陽人少好學貧不改操別駕劉先說表零陵

先賢傳曰先字好宗博學強記尤好黃老明習漢家典故曰今豪傑並爭

兩雄相持天下之重在於將軍若欲有為起

集其敝可也如其不然固將擇所宜從豈可

擁甲十萬坐觀成敗求援而不能助見賢而  
不肯歸此兩怨必集於將軍恐不得中立矣  
曹操善用兵且賢俊多歸之其勢必舉袁紹  
然後移兵以向江漢恐將軍不能禦也今之  
勝計莫若舉荊州以附曹操操必重德將軍  
長享福祚垂之後嗣此萬全之策也蒯越亦  
勸之表狐疑不斷乃遣嵩詣操觀望虛實謂  
嵩曰今天下未知所定而曹操擁天子都許  
君爲我觀其釁嵩對曰嵩觀曹公之明必得

志於天下將軍若欲歸之使嵩可也如其猶

豫嵩至京師天子假嵩一職不獲辭命

○劉放曰

按文當云辭不獲命

則成天子之臣將軍之故吏耳在

君爲君不復爲將軍死也惟加重思表以爲  
憚使強之至許果拜嵩侍中零陵太守及還  
盛稱朝廷曹操之德勸遣子入侍表大怒以  
爲懷貳陳兵詬嵩將斬之詬罵也嵩不爲動容  
徐陳臨行之言表妻蔡氏知嵩賢諫止之表  
猶怒乃考殺從行者知無它意但囚嵩而已

薄子曰表妻蔡氏諫之曰韓嵩楚國之望六  
且其言直諫之無辭表乃不誅而囚之  
年劉備自袁紹奔荆州表厚相待結而不能  
用也十三年曹操自將征表未至八月表疽  
發背卒代語曰表死後八十餘年晉太康中  
冢見發表及妻身形如生芬香聞數  
里在荆列幾二十年家無餘積二子琦琮表  
初以琦貌類於已甚愛之後為琮娶其後妻  
蔡氏之姪蔡氏遂愛琮而惡琦毀譽之言日  
聞於表表寵耽後妻每信受焉又妻弟蔡瑁  
及外甥張允並得幸於表又睦於琮而琦不

自寧嘗與琅邪人諸葛亮謀自安之術亮初  
不對後乃共升高樓因令去梯謂亮曰今日  
上不至天下不至地言出子口而入吾耳可  
以言未亮曰君不見申生在內而危重耳居  
外而安乎申生晉獻公之太子為麗姬所譖  
乃自縊死重耳申生之弟懼麗姬  
之譏出奔獻公卒重耳入是  
為文公遂為霸主見左氏傳琦意感悟陰規  
出計會表將江夏太守黃祖為孫權所殺琦  
遂求代其任及表病甚琦歸省疾素慈孝允  
得恐其見表而父子相感更有託後之意乃

謂琦曰將軍命君撫臨江夏其任至重今釋  
衆擅來必見譴怒傷親之歡重增其疾非孝  
敬之道也遂過于戶外使不得見琦流涕而  
去之衆聞而傷焉遂以琮爲嗣琮以侯印授  
琦琦怒投之地將因奔喪作難會曹操軍至  
新野琦走江南削越韓嵩及東曹掾傅巽等  
說琮歸降傳子曰巽字公悌瓌瑋博達有知  
人鑒識○劉放曰正文削越韓嵩  
及東曹掾傳巽按下文云釋嵩之囚則此時  
嵩方見囚何得有說明多韓嵩二字若嵩有  
說亦當見封也琮曰今與諸君據全楚之地守先君

之業以觀天下何爲不可巽曰逆順有大體  
強弱有定勢以人臣而拒人主逆道也以新  
造之楚而禦中國必危也以劉備而敵曹公  
不當也三者皆短欲以抗王師之鋒必亡之  
道也將軍自料何與劉備琮曰不若也巽曰  
誠以劉備不足禦曹公則雖全楚不能以自  
存也誠以劉備足禦曹公則備不爲將軍下  
也願將軍勿疑及操軍到襄陽琮舉列請降  
劉備奔夏口夏口城今之鄂州也左傳吳伐  
楚楚沈尹戌奔命於夏汭杜預

注曰漢水入江合楚口也劉操以琮為青  
注曰漢水入口案口當作江操以琮為青  
列刺史封列侯蒯越等侯者十五人乃釋嵩  
之囚劉欽曰按韓嵩事在上以其名重甚  
加禮待使條品州人優劣皆擢而用之以嵩  
為大鴻臚以交友禮待之蒯越光祿勳劉光  
尚書令初表之結袁紹也侍中從事鄧義諫  
不聽義以疾退終表世不仕操以為待中其  
餘多至大官操後敗於赤壁赤壁山名也在  
劉備表琦為荊州刺史明年卒

論曰袁紹初以豪俠得眾遂懷雄霸之圖天  
下勝兵舉旗者莫不假以為名及臨場決敵  
則悍夫爭命悍勇也深籌高議則智士傾心盛  
哉乎其所資也韓非曰很剛而不和很剛而不和復過而  
好勝子輕而庶子重斯之謂亡徵韓非亡  
很剛而不和復諫而好勝不顧社稷而輕為  
信者可亡也又曰太子輕庶子仇可亡也又  
曰太子卑而庶劉表道不相越而欲臥收天  
運擬蹤三分其猶木禺之於人也言其如刻  
木為人無

義曰禺寄也寄龍形于木

贊曰紹姿弘雅表亦長者稱雄河外擅強南

夏魚儼漢舳雲屯冀馬魚儼猶相次此也左傳曰奉公為魚麗之

陳前書音義曰舳船後持施處也左傳曰冀之北土馬之所生闕圖訊鼎裡

天類社闕圖謂若劉歆圖書改名秀訊鼎謂楚子問主孫滿鼎輕重也國語曰精

意以享謂之裡爾雅曰是類是禡師祭也社者陰類將興師故祭之既云天工

亦資入亮工者官也亮信也尚書曰天工矜人其代之又曰惟時亮天工矜

疆少成坐談奚望九州春秋曰曹公征烏桓諸將曰今深入遠征萬一

劉表使備襲許悔無及也郭嘉曰劉表坐談容耳自知才不足以御備重任之則恐不能

制輕之則備不為用雖違國遠征無憂矣公遂征之回皇家嬖身頽業

喪冢嫡也嬖愛也

袁譚劉表列傳第六十四下

張卓校正同孫張能官



劉袁呂列傳第六十五

范曄 後漢書七十五

劉焉傳

劉焉字君郎江夏竟陵人也

竟陵今復州縣

魯恭王

後也

恭王景帝子名餘

肅宗時徙竟陵焉少任州郡

以宗室拜郎中去官居陽城山精學教授舉

賢良方正稍遷南陽太守宗正太常特靈帝

政化衰缺四方兵寇焉以為刺史威輕既不

能禁且用非其人輒增暴亂乃建議改置牧

伯鎮安方夏請選重臣以居其任焉乃陰求

為交趾以避時難議未即行會益州刺史郝

儉在政煩擾謠言遠聞而并州刺史張懿涼

列刺史耿鄙並為寇賊所害故焉議得用出

焉為監軍使者領益州牧前書任安為太僕

黃琬為豫州牧宗正劉虞為幽州牧皆以本

秩居職州任之重自此而始是時益州賊馬

相亦自號黃巾合聚疲役之民數千人先殺

緜竹令緜竹故城在今益州進攻雒縣今益州殺

郝儉又擊蜀郡犍為旬月之間破壞三郡緜竹

及雒蜀犍漢郡馬相自稱天子眾至十餘萬

人遣兵破巴郡殺郡守趙部州從事賈龍先

領兵數百人在犍為遂糾合吏人攻相破之

龍乃遣吏卒迎焉到以龍為校尉徙居緜

竹龍撫納離叛務行寬惠而陰圖異計沛人

張魯母有姿色兼挾鬼道往來焉家遂任魯

以為督義司馬遂與別部司馬張脩劉放

多下一將兵掩殺漢中太守蘇固斷綿斜谷

遂字

請作清

殺使者，曾既得漢中，遂復殺張脩而并其衆。焉欲立威刑以自尊大，乃託以佗事，殺涪中豪彊十餘人。蜀志曰：殺王士民皆怨。初平二年，捷為太守，任岐及賈龍並反，攻焉，焉擊破，皆殺之。自此意氣漸盛，遂造作乘輿車重千餘乘。重輜也。焉四子範為左中郎將，誕治書御史，璋奉車都尉。蜀志曰：璋字季玉。並從獻帝在長安。唯別部司馬瑁隨焉在益州。朝廷使璋曉譬焉，焉留璋不復遣。興平元年，征西將軍馬騰

與範謀誅李傕焉，遣叟兵五千助之，戰敗。漢世

謂蜀為叟，孔安國注尚書云：蜀叟也。範及誕並見殺焉。既痛二

子，又遇天火，燒其城府，車重延及民家館邑

無餘。於是徙居成都，遂發背疽卒。說文曰：疽，久癰也。

大吏趙韙等貪璋、溫仁，立為刺史，詔書因以

璋為監軍使者，領益州牧，以韙為征東中郎

將。先是，荆州牧劉表表焉，僭擬乘輿器服，韙

以此遂屯兵胸臆，備表。胸音蠢，臆音如尹反。屬蜀郡，故城在今夔

州雲安縣西也。初，南陽三輔民數萬戶流入益州焉。

悉收以爲衆名曰東列兵璋性柔寬無威略  
東州人侵暴爲民患不能禁制舊士頗有離  
怨趙韙之在巴中甚得衆心璋委之以權韙  
因入情不輯輯和也乃陰結列中大姓建安五  
年還共擊璋蜀郡廣漢犍爲皆反應東州人  
畏見誅滅乃同心并力爲璋死戰遂破反者  
進攻韙於江列斬之江列縣名屬巴郡今渝州巴縣張魯以  
璋闇懦不復承順璋怒殺魯母及弟而遣其  
將龐羲等攻魯數爲所破魯部曲多在巴土

故以羲爲巴郡太守魯困襲取之遂雄於巴  
漢十三年曹操自將征荆列璋乃遣使致敬  
操加璋振威將軍兄瑁平寇將軍璋因遣別  
駕從事張松詣操而操不相接禮松懷恨而  
還勸璋絕曹氏而結好劉備璋從之十六年  
璋聞曹操當遣兵向漢中討張魯內懷恐懼  
松復說璋迎劉備以拒操璋即遣法正將兵  
迎備蜀志曰法正字孝直扶風郿人也璋主簿  
巴西黃權諫曰蜀志曰權字公衡閬中人也  
先主取益州諸將望風景附

權閉城堅守須璋誓服乃誼先主主稱尊號  
將東伐吳權諫先主不從以權為鎮北將軍  
督江北軍先主自在江南吳將陸義乘虛斷  
圍南軍敗績先主引退而道隔權不得還故  
率所領降于魏有司執法白收權妻子先主  
日孤負黃權推不負孤也待之如初魏文帝  
謂權曰君舍逆效順欲追蹤陳韓邪權對曰  
臣過受劉氏厚遇降吳不可還蜀無路是以  
歸命且敗軍之將免死  
為幸何古人之可恭  
劉備有梟名梟即今  
以部曲遇之則不滿其心以賓客待之則一  
國不容二主此非自安之道從事廣漢王累  
自倒懸於州門以諫璋一無所納備自江陵  
馳至涪城涪城故城今綿州城璋率步騎數萬與備會

蜀志曰是歲張松勸備於會襲璋備不忍明  
建安十六年張松勸備於會襲璋備不忍明  
年出屯葭萌松兄廣漢太守肅懼禍及已乃

以松謀白璋收松斬之益郡耆舊傳曰張肅  
自歟儀容貌甚偉松

為人短小放蕩不持節操然識理精果有才  
劉璋遣詣曹公公不其禮楊備深器之白  
公辟松不納脩以公所撰其書示松勅諸關  
飲宴之間一省即便闕誦以此異之

成勿復通備大怒還兵擊璋所在戰剋十九

年進圍成都數十日城中有精兵三萬人穀

支一年吏民咸欲拒戰璋言父子在州二十

餘歲無恩德以加百姓而攻戰三載肌膏草

野者以璋故也何心能安遂開城出降群下

莫不流涕備遷璋於公安公安今荆州縣歸其財寶

後以病卒蜀志曰先主遷璋于公安南為佩

州以璋為益州明年曹操破張魯定漢中魯

字公旗初祖父陵順帝時客於蜀學道鶴鳴

山中山在今益州造作符書以惑百姓受其

道者輒出米五斗故謂之米賊陵傳子衡衡

傳於魯魯遂自號師君其來學者初名為鬼

卒後號祭酒祭酒各領部眾眾多者名曰理

頭皆教以誠信不聽欺妄有病但令首過而

已魏志曰大抵與黃中諸祭酒各起義舍於

路同之亭傳傳音陟懸置米肉以給行旅食

者量腹取足過多則鬼能病之犯法者先加

三原也原免然後行刑不置長吏以祭酒為理

民夷信向典略曰初熹平中妖賊大起漢中

道太平道師持九節杖為符祝教兩人叩頭

思過因以符水飲之病或自愈者則云此人

加施淨室使病人處其中思過又使人為姦

鬼吏主為病者請禱之法書病人姓名字說服

罪之意作三通其一上之天著山上其一埋  
之地其一沈之水謂之三官平書使病者家  
出米五斗以為常故號五斗米師也賈應益  
於療病小人昏愚競共事之後角被誅脩亦  
士及魯自在漢中因其人信行脩業遂增飾  
之教使起義舍以米置其中以止行人又使  
自隱有小過者當循道百步則罪除又依月  
今春夏禁殺又禁酒流移寄在其地者不收  
不奉朝廷不能討遂就拜魯鎮夷中即將領  
也漢寧太守表松書建安二通其貢獻韓遂馬  
超之亂關西民奔魯者數萬家時人有地中  
得玉印者群下欲尊魯為漢寧王魯功曹閻  
圃諫曰漢川之民戶六十萬四面險固財富

土沃上匡天子則為桓文次方竇融不失富  
貴今承制署置勢足斬斷遽稱王號必為禍  
先魯從之魯自在漢川垂三十年聞曹操征  
之至陽平周地圖記曰褒谷西北有古陽平  
欲舉漢中降其弟衛不聽率眾數萬拒關固  
守魏志曰太祖征魯至操破衛斬之魯聞陽  
平已陷將稽顙歸降閻圃說曰今以急往其  
功為輕不如且依巴中然後委質功必多也  
於是乃奔南山左右欲悉焚寶貨倉庫魯曰

本欲歸命，國家其意未遂。今日之走，以避鋒銳。非有惡意，遂封藏而去。操入南鄭，甚嘉之。又以魯本有善意，遣人慰安之。魯即與家屬出，逆拜鎮南將軍，封閬中侯，邑萬戶。閬中屬巴郡今隆州將還，中國待以客禮，封魯五子及閬圍等皆為列侯。魯卒，謚曰原侯。子富嗣。論曰：劉焉觀時，方艱，先求後亡之所。左傳曰：鄭公孫黑肱有疾，歸邑于公，曰：吾聞之，生於亂代，貴而能貧，人無求焉，可以後亡。庶乎見幾而作。易曰：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夫地

廣則驕，尊之心生，財行則僭奢之情用。術饒也

固亦恒，人必至之期也。璋能閉隘，養力守察。

先圖尚，可與歲時推移，而遽輸利器，靜受流

存。老子曰：國之利器不可示人。所謂羊質虎皮，見豺則恐。

吁哉。揚子法言曰：羊質虎皮，見草而悅，見豺而戰。

### 袁術傳

袁術字公路，汝南汝陽人。司空逢之子也。少

以俠氣聞，數與諸公子飛鷹走狗，後頗折節。

舉孝廉，累遷至河南尹。虎賁中郎將時，董卓



將欲廢立以術為後將軍術畏卓之禍肯奔

南陽會長沙太守孫堅殺南陽太守張咨英

記曰咨字子議潁川人其曆曰孫堅至南陽

咨不給軍糧又不肯見堅欲進兵恐為後害

乃詐得急疾舉軍震惶迎呼巫醫禱祀山川

遣所親人說咨言病困欲以兵付咨咨聞之

心利其真即將步騎五六百人入營看堅堅

與相見無何卒然而起策劍罵咨遂執斬之

引兵從術劉表上術為南陽太守術又表堅

領豫州刺史使率荆豫之卒擊破董卓於陽

入術從兄紹因堅討卓未反遠○劉放曰按

蓋舊本有以反字為還者後遂兩存而傳寫

之誤乃作遠字或說反是及字遠是還字本

還也遣其將會稽周昕奪堅豫州術怒擊

昕走之紹議欲立劉虞為帝術好放縱憚立

長君託以公義不肯同積此釁隙遂成乃各

外交黨援以相圖謀術結公孫瓚而紹連劉

表豪傑多附於紹術怒曰群豎不從吾而從

吾家奴乎又與公孫瓚書云紹非袁氏子紹

聞大怒初平三年術遣孫堅擊劉表於襄陽

後吾異作吾從

後漢書卷之九

封丘黑山餘賊及匈奴於扶羅等佐術與曹操戰於匡亭大敗術退保雍丘又將其餘眾奔九江殺揚州刺史陳溫而自領之又兼稱徐州伯李傕入長安欲結術為援乃授以左將軍假節封陽翟侯初術在南陽戶口尚數十百萬而不修法度以鈔掠為資奢恣無厭百姓患之又少見讖書言代漢者當塗高自云名字應之當塗高者魏也然術自以術及路皆是塗故云應之又以袁氏出陳為舜後以黃代赤德運之次陳大夫

濤塗袁氏其後也五行火生土故云以黃代赤遂有潛逆之謀又聞

孫堅得傳國璽韋昭吳書曰漢室大亂天子北詣河上六璽不自隨掌璽

者以投井中孫堅北討董卓頓軍城南甄官署有井每旦有五色彩氣從井中出使人浚井得漢國玉璽其文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遂拘堅妻奪之興平二

年冬天子播越敗於曹陽術大會群下因謂

曰今海內鼎沸劉氏微弱吾家四世公輔安

為司空子敞及京京子湯湯子逢並為司空百姓所歸欲應天順

民於諸君何如眾莫敢對主簿闓象進曰昔

周自后稷至于文王積德累功參分天下猶

服事殷國語曰右稷勤周十五代而王毛詩國風序曰國君積行累功以致爵位

論語孔子曰三分天下有二以服事殷明公雖奔世克昌奔猶重也

詩云丕顯弈代又曰克昌厥後孰若有周之盛漢室雖微未

至殷紂之敵也術嘿然使召張範範辭疾遣

弟承往應之術問曰昔周室陵遲則有桓文

之霸王肅注家語曰言若丘陵之漸透遲秦失其政漢接而用

之今孤以土地之廣士人之眾欲徼福於齊

桓擬迹於高祖可乎承對曰在德不在眾苟

能用德以同天下之欲雖云匹夫霸王可也

若陵僭無度于時而動眾之所棄誰能興之

魏志曰範字公儀承字公先河內人司徒歆之孫也術不悅自孫堅死

子策復領其部曲術遣擊楊列刺史劉繇破

之策因據江東策聞術將欲僭號與書諫曰

董卓無道陵虐王室禍加太后暴及弘農天

子播越左傳曰王子朝云茲不穀辰蕩播越播遷也越逸也言失其所居宮

廟焚毀是以豪傑發憤沛然俱起沛然自恣貌也沛

音片元惡旣斃幼主東顧乃使王人奉命宣

明朝恩偃武脩文與之更始然而河北異謀

於黑山謂表紹為冀州牧與黑山賊相連曹操毒被於東徐

劉表僭亂於南荆公孫叛逆於朔北正禮阻

兵劉繇也玄德爭盟劉備也是以未獲從命橐弓

戢戈當謂使君與國同規而舍是弗恤完然

有自取之志完然自得貌懼非海內企望之意也

成湯討桀稱有夏多罪尚書湯誓曰有夏多罪天命殛之武

王伐紂曰殷有重罰史記曰武王徧告諸侯曰殷有重罰不可不伐

此二主者雖有聖德假使時無失道之過無

由逼而取也今主上非有惡於天下徒以幼

小脅於疆臣異放湯武之時也又聞幼主明於

智聰敏有夙成之德夙早也天下雖未被其恩

咸歸心焉若輔而興之則旦爽之美率土所

望也使君五世相承安生京生湯湯生逢逢生術九五代為

漢宰輔榮寵之盛莫與為比宜効忠守節以

報王室時人多惑圖緯之言妄牽非類之文

苟以悅主為美不顧成敗之計古今吁慎可

不孰慮忠言逆耳駁議致憎駁難也義下同

忠言逆耳利於行良藥苦口利於病苟有益於尊明無所敢辭

術不納策遂絕之建安二年因河內張炯符

命遂果僭號自稱仲家仲或作冲以九江太守為

淮南尹置公卿百官郊祀天地乃遣使以竊

號告呂布并為子娉布女布執術使送許時獻

許在術大怒遣其將張勳僑黠攻布大敗而

還術又率兵擊陳國誘殺其王寵及相駱俊

曹操乃自征之術聞大駭即走渡淮留張勳

僑黠於蘄陽水經曰蘄水出江夏蘄春縣北

經蘄山又南對蘄陽注于大江亦謂之蘄陽口以拒操擊破斬黠而

勳退走術兵弱大將死眾情離叛加天旱歲

荒士民凍餒江淮閒相食殆盡時舒仲應為

術沛相術以米十萬斛與為軍糧仲應悉散

以給飢民術聞怒陳兵將斬之仲應曰知當

必死故為之耳寧可以一人之命救百姓於

塗炭術下馬牽之曰仲應足下獨欲享天下

重名不與吾共之邪術雖矜名尚奇而天性

驕肆尊已陵物及竊偽號淫侈滋甚滕御數

百無不兼羅紈厭梁肉九州春秋曰司隸馮上方及國色也避亂楊

刑表術登城見而悅之遂私焉甚愛幸諸婦  
妬其寵給之日將軍貴人有志節當時時涕  
泣憂愁必長見敬重馮氏以為然後見術轉  
垂涕術果以有心志益哀之諸婦因是共絞  
殺之懸之廁梁術誠以為不  
得志而死也厚加殯斂焉  
自下饑困莫之

簡卹於是資實空盡不能自立四年夏乃燒

宮室奔其部曲陳簡雷薄於瀟山瀟縣之山也瀟今壽

州霍山縣瀟音潛復為簡等所拒遂大困窮士卒散

走憂懣不知所為遂歸帝號於紹曰祿去漢

室又矣天下提挈政在家門英雄角逐分割

疆宇此與周末七國無異唯疆者兼之耳袁

氏受命當王符瑞炳然今君擁有四列青冀幽并

人戶百萬以疆則莫與爭大以位則無所比

高曹操雖欲扶衰獎微安能續絕運起已滅

乎謹歸大命君其興之紹陰然其計術因欲

北至青州從袁譚曹操使劉備徵之不得過

復走還壽春六月至江亭坐簣牀而歎曰簣第

也謂無茵蒂也袁術乃至是乎因憤慨結病歐血死

妻子依故吏廬江太守劉勲魏志曰勲字子

祖有舊為孫策破後自歸太祖封列侯勲自恃與太祖有宿日驕慢數犯法又誹謗遂免

其官也 孫策破勳復見收視術女入孫權宮子  
曜仕吳為郎中

論曰天命符驗可得而見未可得而言也然

大致受大福者歸於信順乎易曰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

助者信也履信思順自天祐之夫事不以順雖彊力廣謀不

能得也謀不可得之事曰失忠信變詐妄生

矣況復苟肆行之其以欺天乎雖假符僭稱

歸將安所容哉

呂布傳

呂布字奉先五原九原人也以弓馬驍武給

并州刺史丁原為騎都尉原屯河內○劉放

下原字合在以布為主簿甚見親待靈帝崩

原受何進召將兵詣洛陽為執金吾會進敗

董卓誘布殺原而并其兵卓以布為騎都尉

誓為父子甚愛信之稍遷至中郎將封都亭

侯卓自知凶恣每懷猜畏行止常以布自衛

嘗小失卓意卓拔手戟擲之布拳捷得免而

改容顧謝卓意亦解布由是陰怨於卓卓又

使布守中閣而私與傅婢情通益不自安因  
往見司徒王允自陳卓幾見殺之狀幾音時  
允與尚書僕射士孫瑞密謀誅卓因以告布  
使爲內應布曰如父子何曰君自姓呂本非  
骨肉今憂死不暇何謂父子擲戟之時豈有  
父子情也布遂許之乃於門刺殺卓事已見  
卓傳允以布爲奮威將軍假節儀同三司封  
溫侯允既不赦涼州人由是卓將李傕等遂  
相結還攻長安布與傕戰敗乃將數百騎以

卓頭繫馬鞍走出武關奔南陽袁術待之甚  
厚布自恃殺卓有德袁氏遂恣兵鈔掠術患  
之布不安復去從張楊放河內時李傕等購  
募求布急楊下諸將皆欲圖之布懼謂楊曰  
與卿州里今見殺其功未必多不如生賣布  
可大得傕等爵寵楊以爲然有頃布得走投  
袁紹紹與布擊張燕於常山燕精兵萬餘騎  
數千匹布常御良馬號曰赤菟能馳城飛壘  
曹瞞傳曰時人語曰人與其健將成廉魏越  
中有呂布馬中有赤菟



等數十騎馳突燕陣一日或至三四皆斬首  
而出連戰十餘日遂破燕軍布既恃其功更  
請兵於紹紹不許而將士多暴橫紹患之布  
不自安因求還洛陽紹聽之承制使領司隸  
校尉遣壯士送布而陰使使殺之布疑其圖  
已乃使入鼓箏於帳中潛自遁出夜中兵起  
而布已亡紹聞懼為患募遣追之皆莫敢逼  
遂歸張楊道經陳留太守張邈遣使迎之相  
待甚厚臨別把臂言誓邈字孟卓東平人少

以俠聞初辟公府稍遷陳留太守董卓之亂  
與曹操共舉義兵及袁紹為盟主有驕色邈  
正義責之紹既怨邈且聞與布厚乃令曹操  
殺邈操不聽然邈心不自安興平元年曹操  
東擊陶謙令其將武陽人陳宮屯東郡曲略曰陳  
宮字公臺東郡人也剛直烈壯少與海內知  
名之士皆連然及天下亂始隨太祖後自疑  
乃從呂布為布宮因說邈曰今天下分崩雄  
桀並起君擁十萬之衆當四戰之地陳留地  
受敵故謂之撫劍顧盼亦足以為人豪而反

受制不以鄙乎今列軍東征其處空虛呂布壯士善戰無前迎之共據兗州觀天下形勢俟時事變通此亦從橫一時也邈從之遂與弟超及宮等迎布為兗州牧據濮陽郡縣皆應之曹操聞而引軍擊布累戰相持百餘日

是時旱蝗少穀百姓相食布移屯山陽二年閒操復盡收諸城破布於鉅野布東奔劉備邈詣袁術求救留超將家屬屯雍丘操圍超數月屠之滅其三族邈未至壽春為其所

害時劉備領徐州居下邳與袁術相拒於淮上術欲引布擊備乃與布書曰術舉兵詣闕

未能屠裂董卓將軍誅卓為術報恥功一也

董卓殺隗及術兄弟等男女三十餘人昔金元休南至封立為

曹操所敗典略曰元休名尚京兆人同郡亭

尚獻帝初為兗州刺史東之郡而太祖已臨

兗州尚依表術術僭號欲以尚為太尉不敷

顯言私使諷之術亦不取疆也建安初尚逃

還為術所害也將軍伐之令術復明目於邈邈功二也術生年以來不聞天下有劉備備乃

舉兵與術對戰，憑將軍威靈，得以破備。功三也。將軍有三大功在術，術雖不敏，奉以死生。將軍連年攻戰，軍糧苦少，今送米二十萬斛，非唯此止。當駱驛復致，凡所短長，亦唯命布。得書大悅，即勒兵襲下邳，獲備妻子，備敗走海西。海西，海西縣，屬廣陵郡，故屬東海。飢困，請降於布。布又患術運糧不復至，乃具車馬迎備，以為豫州刺史。遣屯小沛。高祖本泗水郡沛縣人，及得天布自號徐州牧，術懼布為已害，為子求婚。布

復許之。術遣將紀靈等步騎三萬以攻備。備求救於布，諸將謂布曰：將軍常欲殺劉備，今可假手於術。布曰：不然，術若破備，則北連太山，吾為在術圍中，不得不救也。便率步騎千餘馳往赴之。靈等聞布至，皆斂兵而止。布屯沛城外，遣人招備，并請靈等與共饗飲。布謂靈曰：玄德，布弟也，為諸君所困，故來救之。布性不喜合鬪，但喜解鬪耳。乃令軍候植執於營門。布竊弓，顧曰：諸君觀布射戟小支。周備考工

記曰為戰博二寸內倍之胡參之援四之鄭  
注云接直刃胡其子也小支謂胡也即今之  
戰傍中者當各解兵不中可留決鬪布即一  
曲支發正中戰支靈等皆驚言將軍天威也明白  
復歡會然後各罷術遣韓胤以僭號事告布  
因求迎婦布遣女隨之沛相陳珪恐術報布  
成姻則徐揚合從為難去已於是往說布曰  
曹公奉迎天子輔贊國政將軍宜與協同策  
謀共存大計今與袁術結姻必受不義之名  
將有累卵之危矣  
說苑曰晉靈公造九層臺  
費用千億謂左右曰敢有

諫者斬孫息求見靈公張弩操矢見之謂之  
曰子欲諫邪孫息曰臣不敢諫也臣能累十  
二博棊加九鷄子於其上公曰吾未嘗見也  
子為寡人作之孫息即正顏色定志意以棊  
子置下加鷄子其上左右懼息靈公曰危哉  
孫息曰復有危於此者公曰願復見之息曰  
九層之臺三年不成男不得耕女不得織國  
用空虛戶口減少吏人叛土隣國謀議將興  
其公乃壞臺布亦素怨術而女已在塗乃追還絕  
婚執胤送許曹操殺之陳珪欲使子登詣曹  
操布固不許會使至拜布為左將軍布大喜  
即聽登行并令奉章謝恩登見曹操因陳布  
勇而無謀輕於去就宜早圖之操曰布狼子

野心誠難久養

左傳曰伯石之生也叔向之

子野

非卿莫究其情偽即增珪秩中二千石

拜登廣陵太守臨別操執登手曰東方之事  
便以相付令陰合部眾以為內應始布因登  
求徐州牧不得登還布怒拔戟斫机曰卿父  
勸吾協同曹操絕婚公路今吾所求無獲而  
卿父子並顯重但為卿所賣耳登不為動容  
徐對之曰登見曹公言養將軍譬如養虎當  
飽其肉不飽則將噬人公曰不如卿言譬如

養鷹飢即為用飽則颺去其言如此布意乃  
解袁術怒布殺韓胤遣其大將張勳橋蕤等  
與韓暹楊奉連執步騎數萬七道攻布布時  
兵有三千馬四百匹懼其不敵謂陳珪曰今  
致術軍卿之由也為之奈何珪曰暹奉與術  
卒合之師耳卒音七謀無素定也素舊不能相  
維子登策之比於連雞勢不俱棲戰國策曰  
寒泉子曰燕秦欺弊邑欲以一人之知反覆  
山東之君夫諸侯之不可一借連雞之不能  
於樓立可離也布用珪策與暹奉書曰二將

軍親拔大鵞而布手殺董卓俱立功名當垂  
竹帛今袁術造逆宜共誅討奈何與賊還來  
伐布可因今者同力破術為國除害建功天  
下此時不可失也又許破術兵悉以軍資與  
之暹奉大害遂共擊勳等於下邳大破之生  
禽橋蕤餘衆潰走其所殺傷墮水死者殆盡  
時太山臧霸等攻破莒城許布財幣以相結  
而未及送布乃自往求之其督將高順諫止  
英雄記曰順為人飲酒不受饋所將七百  
餘兵號為千人名陷陣營布後踈順奪順所

將兵亦無恨意也曰將軍威名宣播遠近所畏何求

不得而自行求賂萬一不剋豈不損邪布不  
從既至莒霸等不測往意固守拒之無獲而  
還順為人清白有威嚴少言辭將衆整齊每

戰必剋布性決易所為無常順每諫曰將軍  
舉動不肯詳思忽有失得動輒言誤誤事豈  
可數乎布知其忠而不能從建安三年布遂

復從袁術遣順攻劉備於沛破之曹操遣夏

侯惇救備魏志曰夏侯惇字元讓沛國譙人  
年二十四就師學人有辱其師者

博殺之後從征呂布為流矢傷左目領陳留  
濟陰太守加建武將軍太祖常同輿載特見  
親重出入卧內  
諸將莫之比  
為頡所敗操乃自將擊布至

下邳城下遺布書為陳禍福布欲降而陳宮  
等自以負罪於操深沮其計而謂布曰曹公  
遠來勢不能久將軍若以步騎出屯於外宮  
將餘眾閉守於內若向將軍宮引兵而攻其  
背若但攻城則將軍救於外不逾旬月軍食  
畢盡擊之可破也布然之布妻曰昔曹氏待  
公臺如赤子猶舍而歸我今將軍厚公臺不

過於曹氏而欲委全城捐妻子孤軍遠出乎  
若一旦有變妾豈得為將軍妻哉布乃止而  
潛遣人求救於袁術自將千餘騎出戰敗走  
還保城不敢出術亦不能救曹操圍之壅  
沂泗以灌其城三月上下離心其將侯成使  
客牧其名馬而客策之以叛成追客得馬諸  
將合禮以賀成成分酒肉先使人詣布而言  
曰蒙將軍威靈得所亡馬諸將齊賀未敢嘗  
也故先以奉貢布怒曰布禁酒而卿等醢釀

為欲因酒共謀布

陳宮高頌率其眾降布與麾下登白門樓

北征記曰下邳城有三重大城之門周四里

呂布所守也魏武禽布於白門天城之

門也劉元水經注曰南門謂之白門魏武禽

陳宮於此○劉放曰注下邳有三重大城之

門按文多之門二字緣下兵圍之急令左右

取其首詣操左右不忍乃下降布見操曰今

日已往天下定矣操曰何以言之布曰明公

之所患不過於布今已服矣令布將騎明公

將步天下不足定也顧謂劉備曰玄德卿為

坐上客我為降虜繩縛我急獨不可一言邪

操笑曰縛虎不得不急乃命緩布縛劉備曰

不可明公不見呂布事丁建陽董太師乎操

領之杜預注左傳曰領布目備曰大耳兒最

叵信蜀志曰備顧操謂陳宮曰公臺平生自

謂智有餘今意何如○劉放曰按宮指布曰

是子不用宮言以至於此若見從未可量也

操又曰奈卿老母何宮曰老母在公不在宮

也夫以孝理天下者不害人之親操復曰奈



卿妻子何宮曰宮聞霸王之主不絕入之祀

左傳曰齊桓公存三亡國固請就刑遂出不顧操為之位

涕布及宮順皆縊殺之傳首許市

贊曰焉作庸牧以希後福玉莽改益州曰庸部曷云負

荷地墮身逐術既叨貪布亦翻覆

劉焉袁術呂布列傳第六十五張臬校正

